

第十九章 意外受箭傷

周清安回到驛館，邊脫外衣邊往外看，見親衛們都下去了，才低聲問副將，「那個典史查過了嗎？什麼情況？」

一般將軍有事情離開軍營，都只帶著親衛，副將肯定是要留著坐鎮的。不過周清安不是真的小林將軍，知道這件事情的不過林伯渠與他身邊幾個親近的人，包括這個副將梁廣為。

為了照顧周清安，也為了監視他，林伯渠只好讓梁廣為頂著副將的名頭幹著親衛的活。

梁廣為皺了皺眉說道：「將軍，屬下都查過了，嚴熠海是荷香縣人，是京都嚴家旁支，隔得甚遠。原也沒什麼聯繫了，不過三年前嚴家大少爺來了一趟荷香縣，嚴熠海入了他的眼，後來就提了他做典史，這嚴家宅子也允他居住。」

周清安撚撚手指，似自言自語道：「當真沒什麼異樣？我總覺得，他應當認識墨卿……他懷疑我。」

梁廣為眼皮子跳了幾下，趕緊說道：「將軍，那我們趕緊走吧，這荷香縣的事兒原本也不是非要你來處理的，留幾個人在這邊就可以了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只見一支飛鏢衝著周清安面門而來，周清安急忙避開，無數支飛鏢從窗外射進來，周清安不是真的小林將軍，好在身邊有梁廣為，他三兩下踢開那些飛鏢，帶著周清安跳出門外。

外面的親衛立即過來，一部分保護周清安，一部分去抓那些敢在驛館行兇的人。

只是那些行兇之人速度很快，一見失敗了回頭就撤退，轉眼就消失了。

梁廣為怒道：「沒想到這地方還有這種人，立刻將這些飛鏢送到陶大人府上，我倒要看看他要如何給我們交代！」

周清樂正急匆匆往嚴府趕去，他落下一枝筆在嚴府，如今雖然二哥送了他不少好東西，但他窮慣了，那枝筆才用沒幾天，自是捨不得的。

好在不遠，他一個人走去便是了。

嚴府的下人收拾東西快得很，周清樂去了之後已經找不到那枝筆了。

不過嚴家管家態度甚好，只說是周四爺珍藏的筆丟了，要下人們趕緊去尋，又一路引領著他到大廳中坐著，上了茶，好言好語的立在一旁陪他說話。

周清樂臉一紅說道：「那個……也不值錢，省得麻煩，我……還是先回去吧……」

管家堆滿了笑，正想開口，外頭衝進來一個人大喊——

「嚴管家，山匪來了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他已經倒在地上，背後鮮血湧出，後頭跟著三四個彪形大漢，各個手上拎著斧頭。

管家臉色一變，喝道：「你們是何人，膽敢闖入咱們嚴府，是不要命了嗎？」

為首的大漢掃了他倆一眼說道：「不是那嚴家子，不用留性命。」

說罷便都揮著斧子上前。

周清樂嚇得屁滾尿流，縮在地上嗚嗚大哭，管家卻是一聲冷哼，三拳兩腳那四個大漢便倒在地上，雖未死卻也不能動彈。

外頭幾名護衛趕過來押住他們，問道：「嚴管家，這……如何處置。」

管家皺皺眉頭，說道：「先看管起來，爺呢？」待得到嚴熠海無事的消息，便拍拍周清樂，又和顏悅色地說道：「周四爺，咱們一起，先去典史那裡。」

周清樂見到管家的高超武藝，自是覺得跟在他身邊最安全，立即爬起來抹了一把淚，跟著他就走。

路上他問：「嚴管家，沒想到你是個武林高手啊。」

管家哈哈大笑說道：「周四爺抬舉了，我不過是從前跟著典史學過幾招。」

周清樂張大了嘴巴，心道難道嚴典史的武功更加高強？

到了書房，嚴熠海目光嚴峻，正與一旁的親衛說話。

親衛低聲說道：「是前明山的山匪，除了咱們府，只怕是縣令與主簿那邊也……」

嚴熠海皺著眉頭，正瞧見管家領著周清樂進來，心中很是詫異，周清樂這小子平日裡都不大敢跟自己靠的太近，怎麼這會正睜著那雙小鹿般的眼睛，一臉崇拜的看著自己？

管家與親衛低語了幾聲，問道：「爺，咱們現在要怎麼做？」

嚴熠海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潘縣丞是沉不住氣，也是知道我們遲早會有所動作，來個先下手為強。既然如此，咱們豈能不陪著一起玩玩，你先將周四爺安頓好……」

周清樂瞪大眼睛問道：「典史大人，我、我不能跟著你嗎？」

嚴熠海一愣，問道：「你跟著我做什麼？我有事，你就在府內待著，等事情解決了再回去吧。」

周清樂那雙大眼睛立刻染了一層霧氣，委屈地說道：「我害怕。」

嚴熠海又是一愣，他自然知道面前這孩子膽小，只是他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男人不可輕易言怕，周清樂這樣大刺刺說出自己害怕，倒讓他生出一絲羨慕來。

此時一個護衛跑進來說道：「大人，小林將軍帶著一群人過來了。」

周清樂眼睛一亮，旋即低下頭，不讓眼中的欣喜露出來。

嚴熠海早就看到了，只輕歎一聲，說道：「清樂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」

周清樂忙不迭的點頭，亦步亦趨的跟著他。

走到門口，周清安等人已經過來了。

梁廣為上前說道：「嚴典史，你可知城內有人行兇？」

說罷讓親衛捧上飛鏢，一眼看去竟有近百把。

梁廣為又道：「我們先去了陶大人府上，只是……陶大人家被滅門了。」

嚴熠海眉梢都沒動一下，小林將軍沒認出他來，出了事只找縣令，等發現縣令出事卻找到他這裡來，中間的幾位大人顯然他都不曾去找過。

周清安也是暗暗稱奇，他去陶大人家中，只見到幾具老人的屍體，看穿著打扮都是下人，陶大人以及家眷都無影無蹤，瞧著更像是事先安排好了。而這個嚴典史竟然毫不吃驚，是他安排的？還是他商量好的？

還沒等嚴熠海有所反應，只見周娟狂奔而來，見著周清安，正想要撲進他懷裡，卻被梁廣為一擋，說道：「妳要做什麼？」

周娟迷茫了片刻，轉頭抱住周清樂的胳膊，大喊道：「小叔，小叔，娘她、她被抓走了！」

周清安大驚失色，問道：「妳說什麼？她……她如何了？」

嚴熠海握緊了拳頭，說道：「前明山！」

周清安甩開梁廣為，吼道：「備馬！」

梁廣為拚命抓住他低聲說道：「將軍……將軍，我知道你心繫周清安的家眷，但是此時事情還不明朗，咱們……」

這樣掩蓋的話，若是平時的嚴熠海必定很高興自己又捕捉到小林將軍一點點異樣，然而此時他也是心急如焚，這個蠢婦，怎麼被捉走了？又慶幸他們本有準備，潘縣丞估摸著是想拿人做人質，才留下那蠢婦一條命來。

周娟抽抽噎噎的講解了一番，說她們在家如何遇到壞人，娘如何把她塞到水缸裡，又如何被刺傷帶走，然後她等人都走了才爬出來，拚命跑來嚴府求救的。

周清樂這才發現，周娟身上衣物都是濕的，春天天氣尚寒，剛剛她跑得滿頭大汗沒注意，這會子才冷得打擺子，他急忙脫了自己的棉衣給她披上，自己卻連著打了兩個大噴嚏。

周清安此刻冷靜下來，狐疑的看著嚴熠海，心中思索著他究竟是好還是壞。

嚴熠海沉吟片刻，對管家說道：「你帶周四爺和周家小姐去安頓一下。阿武阿威帶上人，跟我一起去。」又對著周清安拱手說道：「不知將軍可有空，只怕是荷香縣要好生整頓一番了。」

周清安眯著眼睛看了看他，說道：「自然。」

蘇瓊瑤悠悠轉醒，四下看看，發現天已經黑了，藉著月光，能看到她並不是一個人，身邊還靠著兩個人。

她適應了一下黑暗，這才看清楚旁邊是陶縣令和魯主簿，兩人尚未醒過來。她左右看看，他們是關在一間黑屋子裡，旁邊很多草垛，高處有一個窗戶，可惜他們都被綁起來了，嘴裡塞著破布，沒辦法往上爬，也沒辦法出聲。

她凝神靜聽，聽到外頭有窸窣窸窣的聲音，估摸著外頭是有人看管的，便也放棄了，坐著不敢動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旁邊的陶縣令醒了，他倒是沒有一點吃驚的模樣，只四下看看，看到蘇瓊瑤的時候，愣了一下，又看到還在昏睡的魯主簿，他努力將綁著的腿伸過去，踹醒他。

三個人大眼瞪小眼，也都束手無策，不知道等著他們的結果會是什麼。

沒過一會，外頭探進來一個腦袋，舉起燈看了他們一眼，回頭說道：「他們醒了。」

外頭另一個聲音說道：「不管他們，我們快去……」

「媽的，這個時候行動……」

「閉嘴吧你，上頭吩咐咱們聽著便是了，多話！」

聲音漸漸遠去，估摸著是別處發生了什麼事，見他三人被綁著也不能動，便沒打算看管著。蘇瓊瑤細細聽了一會，等只聽到嗚嗚的風聲，徹底沒有動靜的時候方放下心來，慢慢的用兩隻手交互在一起，努力想從袖子裡掏出刀來。

那刀是她分家之後賣菜換來的，本來是怕周清平或者村裡其他男人欺負，一直沒用上。今天她把周娟塞到水缸後，就把這把刀藏在袖子裡，只是還沒容得上她反抗，就被一棍子打暈了。沒想到這個時候倒是能用上一——只是她拿不出來。

魯主簿眼尖，立刻挪過來背對著她，此刻也顧不上男女大防了，魯主簿順著蘇瓊瑤的手，很快就摸到那把刀，取了出來。

蘇瓊瑤趕緊把刀鞘拔開，準備將手上的繩子套上去。

魯主簿卻搖搖頭，往陶縣令那邊挪過去，去套弄陶縣令手上的繩子。

蘇瓊瑤想了想，倒是明白了，魯主簿見她是個女子，細皮嫩肉，怕割繩子的時候把她皮膚割傷了。

三人都是急得滿頭大汗，方把繩子割開來，陶縣令趕緊揉揉僵硬的手，將三人嘴裡的破布取下來，又幫兩人鬆了綁。

蘇瓊瑤輕聲走到門邊，細細靜聽，沒有人，又透過門縫往外看。這兒應當是個柴房，外面就直接是屋外了，近處雖然沒人，遠處卻有幾個人走來走去的巡邏。

蘇瓊瑤回頭對兩人搖搖頭，意思是不能從大門走了，又指了指窗戶。

陶縣令點點頭，細細觀察了一番，示意他們先將蘇瓊瑤弄上去觀察觀察，她身子最瘦小，動作又輕，若是外頭有人，她也容易反應些。

蘇瓊瑤踏著兩人的肩膀，很快就爬上草垛，往外一看，卻是狂喜。這應當是山上，窗外的地面離得很近，絕對不用擔心摔傷，而且後面就是密林，無人看守，他們跑過去也不容易被人發現。

蘇瓊瑤趕緊對他們招手，讓他們上來，又依次鑽出去，躲進密林。

蘇瓊瑤本來擔心他們不認識下山的路，這麼大的山，到時候迷路了可就不好了。

沒想到魯主簿輕車熟路帶著他們趕路，手中折了根樹枝，細心的替蘇瓊瑤將雜草撥開。

他們一路走到快山腳下，魯主簿突然停下腳步，低聲說道：「到旁邊去，趴下，有人……」

三人趴在小土坡後面不敢動彈，天上下著細雨，伴著呼呼的大風，寒風中實在是冷，吹得三人瑟瑟發抖，蘇瓊瑤緊咬牙關，不讓上下牙磕碰起來，免得被人聽到……

此時只見一人拎著一柄劍，小心翼翼的走上來。

蘇瓊瑤一凜，那身形，是周清安！她正要衝出去，魯主簿一把抓住她的手腕。

「不要出去，有埋伏。」

寒風中一支箭破空而來，周清安揮劍斬斷，然而那箭一支一支綿延不絕，周清安邊跑邊躲，幾次躲閃不及，差點受傷，看得蘇瓊瑤心驚膽顫。

周清安本就是勉強應對，前面又來一支羽箭，而他的注意力卻全在身後，蘇瓊瑤一聲驚呼，狂奔而去，一下子撲上去抱住周清安，那箭便射入蘇瓊瑤後背。

周清安大驚失色，趕緊摟住她一看，這是他心心念念、不顧嚴熠海等人反對一定要來尋的小妻子啊，可是如今她後背插著一支箭，整個身子都綿軟下來。

蘇瓊瑤掙扎著推他，「清安，你快跑，快跑，別管我。」

周清安聲音都在發抖，眼睛裡全是恐懼，即使在戰場上，面對那些或明或暗的敵人，他都沒有這樣害怕過。他摟住她，輕聲說道：「不，我不走，瑤兒，我不走，我不去了，我不當什麼林墨卿了，我要回來陪妳，和妳在一起……」

梁廣為帶著親衛來得及時，很快就將放箭的數人解決掉了，又將陶大人與魯主簿解救出來，回頭一看，卻見周清安依舊抱著蘇瓊瑤不肯離開。

梁廣為氣不打一處來，又不得不忍著氣勸道：「將軍，將她交給我，我們出去，尋大夫來給她診視。」

周清安回頭看了他一眼，目光裡全是傷心絕望，他固執地搖搖頭，「我自己來。」

梁廣為一揮手，對手下的親衛說道：「你們散開，四處巡查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放過……」又故

意大聲說道：「將軍，我知道您心疼舊友的親眷，可是目前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只見嚴熠海帶著人走過來，只看一眼便知道發生了何事，忙上前一步說道：「將軍，將她放下，我帶了大夫過來。」

便有護衛將披風鋪在地上，周清安小心翼翼的將蘇瓊瑤側放上去，她此刻已經昏迷不醒了。大夫很快診視一番說道：「萬幸，這位姑娘無傷到要害，現下先止血，然後尋個乾淨穩妥的地方，老夫給她把箭拔出來，開幾服藥便沒事了。」

周清安眼巴巴的看著，說道：「那你快點。」

梁廣為在後頭使勁扯住他，讓他不至於趴到蘇瓊瑤身上去，又說道：「將軍，我們先出去，這裡交給嚴典史吧。」

周清安怎麼肯，一揮手說道：「不，我看著他診治。」

梁廣為為難的看看周圍，又看看嚴熠海。

嚴熠海斂眸沉吟片刻，滿臉正色的拱手說道：「將軍放心，我……一定會好生看護她，絕無半分閃失。」

周清安看了他一眼，這個典史不一般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對瑤兒不一般，他這話卻是在向自己允諾，他一定是知道自己的身分了。

周清安沉默片刻，才跟著梁廣為轉身離去。

京都早就派了附近的軍隊過來埋伏，就是為了將山匪一網打盡，如今潘縣丞以及前明山的山匪都被壓制住，只等著陶大人下令，是先關起來還是如何。

陶縣令此刻正在與軍隊將領商議，大概是問朝廷安排的大人何時過來。

那將領只沉吟著不作聲，他不作聲，在場的所有軍人都不作聲，只剩下前明山眾匪徒的呼喝聲。

嚴熠海抱了昏迷的蘇瓊瑤走出來，周清安立即想要迎上去，被梁廣為死死拉住。

嚴熠海逕自將她送至周清樂跟前，說道：「清樂，照顧好你嫂子，跟著大夫去，那邊有農戶，先將她的箭拔出來。」

他們本是不想帶周清樂過來的，只是他死活抱著嚴熠海的腿，一定要來救自己嫂子。此刻他戰戰兢兢，迷迷糊糊看看周清安，迷迷糊糊點點頭，將二嫂接住，跟著那大夫就走。

周清安的眼睛跟著他們，只恨不得自己也跟上去。

軍隊將領走過來，對著嚴熠海跪下喊道：「世子。」

嚴熠海點點頭說道：「剩下的你來安排，本世子不日就要回京都了。」

又回頭看著目瞪口呆的陶縣令，說道：「陶大人，本世子在荷香縣已有三年多了，早該回去了，魯主簿原是我岐山王府幕僚，他既然願意留在荷香縣，便替他官升一等，做縣丞吧。」

陶縣令這才知道，原來嚴熠海並非什麼京都嚴家旁支，而是岐山王世子齊景辰。

周清安也愣怔片刻。嚴熠海他並不知道，但是對面這個人他原該知道的。林伯渠將京都與林家有關係的人家全都細細告訴過他，這個齊景辰可是林墨卿自幼一同長大的知交好友，也難怪他會發覺自己並非真的林墨卿。

周清安與齊景辰相視而立，許久，卻是齊景辰笑道：「墨卿，等你回了京都，咱們再聚。」

第二十章 預備上京都

蘇瓊瑤坐在內院的亭子裡，六月的天氣很好，昨日常立東過來，跟他們說了下這一季的收成，

自然都是很好的。

陶大人也將此事上報上去，重點是誇獎蘇瓊瑤與周清樂，能力出眾。

自從三月初她受了那一箭傷，周清樂與周娟就沒准她出過門。

周清安也安排了丫鬟專門照顧她，可惜她本就是個現代人，而原主又是個勤快的農村小丫頭，自是不習慣被人伺候的。

她看著手中的信，那是京都岐山王世子齊景辰，每隔一月便將悅城戰報寄給她。

大齊林家軍節節敗退，大將軍林伯渠三年前受傷，腿不良於行，無法上陣帶兵，小林將軍林墨卿究竟年輕……戰報上顯示，大齊如今完全是在硬撐，只怕很快就會成為大漠囊中之物了。更重要的便是糧草。蘇瓊瑤默默看著手中的信，儘管這兩年來荷香縣是豐年，可是整個大齊卻依然是自然災害嚴重，多地顆粒無收，加上戰事嚴峻，輜重嚴重缺乏，大齊皇帝卯足了勁也毫無辦法。

那……清安可還好？

外頭一個小丫鬟正急急忙忙的說著什麼，蘇瓊瑤回過神。那三個丫鬟，兩個小的都是周清安走之前在荷香縣買的，只有十二歲，一個叫小荷一個叫小蓮。那個大的叫紙鳶，十六歲，卻是後來從悅城過來的，她模樣甚是清麗，做事俐落，手上長著厚繭子，幼年應該是很辛苦的吧。

紙鳶聽了小蓮的話，便轉身走進亭子，也不靠太近，只低聲說道：「二夫人，陶大人過來了，四爺請您到前廳。」

蘇瓊瑤遠遠的看了小蓮一眼，見她臉上帶著一絲笑，想來陶大人或是周清樂高興，所以傳話的人心情也是輕鬆，應該是有什麼好事吧。

她又瞥一眼紙鳶，不大明白周清安為什麼安排這麼個丫鬟給她。這個紙鳶雖然能幹，但似乎並不服氣，剛來的時候，不管是對她還是對周娟都有種不屑的模樣，後來她淡淡地敲打了幾回，又不讓紙鳶近身伺候，紙鳶才收斂了些——也只是收斂了些而已。

蘇瓊瑤起身，小蓮立即跑過來將她扶著。

蘇瓊瑤擺擺手，「早就說過了，我沒事，好手好腳的，不需要人扶。」

小蓮眨巴著眼睛，微微一笑說道：「二夫人，四爺說了，要小心照顧您。您平日不喜歡人跟前跟後，這出門了總要奴婢們照料的。」

蘇瓊瑤輕笑一聲，小蓮比小荷要伶俐許多，也都不是荷香縣的人，從外地逃難過來，小蓮還有家人，是活不下去才把她賣了死契，而小荷的家人都已經死了。

「行了，我說過了，不需要便不需要。」

小蓮不再糾結，只退後一步，等紙鳶跟著蘇瓊瑤走到前頭，她才跟在紙鳶後頭。

到了正廳，陶大人，魯大人還有常立東都在。

常立東如今做了縣尉，倒也是沾了從前跟著嚴熠海的光，而曹承德已經不知所蹤，不知道是如何處置的。

自從周清安幫她置辦了這宅子，齊景辰走之前又特別關照，因此幾位大人對蘇瓊瑤三人都格外客氣，明裡暗裡也特別照顧。

蘇瓊瑤一一見禮，又應了幾位大人的關心之後，才開門見山問道：「不知三位大人今日過來，所為何事？」

陶大人滿面春風說道：「周夫人，恐怕妳得提前收拾行裝，不多時便要出發去京都有了。」

魯縣丞笑著補充，「你們種出高產水稻之事，太后皇上甚為關注，要宣你們二位上京面聖呢。」

蘇瓊瑤疑惑，「不是說……才上報的嗎？怎的這樣快就有消息了？」

陶大人道：「不錯，不過年初小林將軍與岐山王世子離開荷香縣之後，均將妳與周四爺的事蹟上報了，我們是先得了消息，朝廷估計不日將來人通知你們入京。」

周清樂本是一臉喜色，聽到這話卻是一愣，忙擺手說道：「不是不是……這都是二嫂的功勞，與我無關的……」

常立東哈哈大笑道：「清樂小兄弟真是謙虛，咱們一起共事這麼久，對這新品種的稻子，你談起來都頭頭是道！」

周清樂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就是喜歡，想種出稻子大家都不會沒糧食吃。但稻子是我二嫂種出來的，她細心什麼都懂，那些都是她教我的。」

蘇瓊瑤見清樂這般老實，心中有些感歎，這年頭聖母可不常見啊。就她這樣，若不是有清安和清樂，早就被周世顯那老烏龜給坑慘了。

她笑道：「其實若說是誰的功勞，也不是我的，是那本書的功勞呢。清樂也莫要推辭了，若不是你幫忙，我一個人怎麼種得出來？」

陶大人亦是點頭說道：「你嫂子一個婦道人家，出門在外也不方便，你跟她一起有個照應也好。等到了御前，你從實招來，端看皇上太后如何論功行賞便是。」

說的時候，陶大人向東邊拱拱手以示敬重。

蘇瓊瑤細細看著他的一舉一動，心想若真是要去面見皇上太后，他們的禮儀也太差了，這古代殿前失儀，會不會被砍頭啊？

魯大人也沒注意蘇瓊瑤的走神，只繼續說道：「估摸著還有一句，你們回一趟溪坡，跟家人道別。到時候進京時跟陶大人一塊兒去，路途遙遠，有陶大人在，你們也輕鬆些。」

蘇瓊瑤詫異的看了眼陶大人問道：「陶大人也要去京都？」

陶大人笑得解氣，長吁一口氣才說道：「也快六年了，總算是可以去京都有了。」

魯大人解釋道：「陶大人是要升官了。從五品，雖然只官升一等，但是將來仕途便順暢了。」

在朝為官的，自是都希望自己步步高陞，蘇瓊瑤急忙堆滿笑容恭賀陶大人。

陶大人嘴上謙虛，面上卻藏也藏不住的歡喜。

待他們走後，蘇瓊瑤才對周清樂說：「清樂，雖然我身子大好了，但馬上要出遠門，回溪坡的事兒，恐怕還是得麻煩你跑一趟。」

其實她是不想回去面對周世顯等人，但周清樂倒是信以為真，默默點點頭，只是臉色有些不好看。

蘇瓊瑤奇道：「你怎麼了？似乎不樂意的樣子。」

周清樂沉默了會兒才說道：「二嫂，妳說陶大人……我覺得他並沒有做什麼事情，都是嚴大人……哦不世子爺做的，連常夫人都比他能幹。為什麼陶大人就能升官？」

他遲疑片刻又道：「再者，百姓父母官自當為百姓，二嫂妳瞧陶大人，他一心為的卻是政績以及升官發財。這樣的人，朝廷竟還委以重任……」

蘇瓊瑤細細打量周清樂，問道：「清樂，你說，你爹讓你讀書，想你考試，是為什麼呢？」

周清樂愣住了。

蘇瓊瑤又道：「讀書人，誰不盼望著自己金榜題名，加官晉爵呢？你怎能說他們有錯？」

周清樂低頭喃喃自語，「是這樣嗎？所以每個人都是為了功名利祿？」

蘇瓊瑤搖頭說道：「不，人與人都是不同的，比如我，我只想著離開溪坡，讓我和娟兒過上更好的生活，陶大人的夢想或許就是升官發財吧，只是人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，若是無良之人，像從前的潘縣丞，為了一己之利，與山匪勾結，棄百姓安危於不顧，那才是罪大惡極。」

周清樂沉思許久，再抬起頭，眼睛依舊是亮閃閃的，說道：「二嫂，我想讀書。我想參加考試，我想做官，我想……做個為了百姓而生存的官。」

「想要天下大同？」

周清樂重複著，「天下大同，對，就是天下大同。雖然我沒什麼本事，但是我希望以我微薄的力量，讓整個大齊的百姓吃得上飯，穿得暖衣……或許我有生之年還不行，但是將來，我們的後人，總有一天，會讓天下歸一的，對嗎？」

蘇瓊瑤面帶微笑，點頭應道：「好，清樂，既然如此，那等我們回來，你好好做功課，明年就參加童試。」

本來蘇瓊瑤以為周清樂回去不過是打一聲招呼，畢竟如今是農忙時節，沒想到周世顯與王翠花一起來了荷香縣。

等蘇瓊瑤知道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帶著東西到了正廳坐下了。

蘇瓊瑤冷冷的看著他們，周世顯端坐在上頭，小荷上了茶站在一旁，王翠花細細打量這個不大的正廳，眼睛裡放著光，而周清樂一臉忐忑的看著蘇瓊瑤。

「二嫂……我……」

蘇瓊瑤知道周清樂的性子，也懶得去怪他，只是頗有些頭疼說道：「爹娘來了，你怎的不帶他們去驛館？可是驛館太遠了？東街的客棧離我們這兒近，倒是更方便。」

王翠花一臉不可思議的看著她，怒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這兒不能住嗎？為什麼要咱們去客棧？」

蘇瓊瑤翻了個白眼，面上還算客氣，說道：「宅子小，又因為清樂大了，分了內外，不夠住，也沒收拾，不方便。」

王翠花暴怒，「什麼不方便，在家裡一人一間房子也盡夠了，這麼大的宅子倒是不夠住了？笑話！沒收拾，妳那幾個丫鬟是幹麼使的？不知道收拾嗎？」

蘇瓊瑤的頭突突的疼起來，心裡煩悶，這老兩口真是煩啊，偏生他們是清安的生身父母，自己奈何不得。

周世顯咳嗽一聲，倒是委婉地笑道：「瓊瑤，是這樣的，我和妳娘聽說你們要上京都了，想著妳這宅子也無人管，便過來替妳管一管，順道也可以照顧娟兒。」

蘇瓊瑤心中警鈴大作，問道：「你們過來了，家裡怎麼辦？都扔給周清平嗎？他一個人做的來？」

王翠花聽了這話倒是笑得開懷，忙道：「咱們如今有錢了，還幹那些活兒做什麼？賣給你三叔公了。清平討了個妻子……呢，也沒辦酒席，妳不知道，溪坡那些窮鄰居們，光想著打秋風……你們這麼遠，就沒打擾你們，我們先來安頓好，他們過兩天再來。」

蘇瓊瑤簡直要氣炸了，敢情那個覬覦她的大哥也要過來？周世顯不是不知道她有多恨周清平，竟然也允了？

周世顯雖然有過遲疑，但蘇瓊瑤只是個女人，他作為長輩，自然有權處置，更何況周清平已經討了妻子，想來也不會再動那些歪心思的。

蘇瓊瑤冷哼一聲說道：「原來你們是打算鳩占鵲巢了？」

周世顯臉色大變，一拍桌子，怒道：「蘇瓊瑤，妳要記得，妳是我周家的媳婦，這是清安用命換來的房子，雖然是將軍好心給妳住的，但妳別以為這就是妳的！」

蘇瓊瑤哈哈大笑幾聲，詫異的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房契上頭白紙黑字，寫的是我蘇瓊瑤的名字，你現在說這不是我的？當真好笑。這房子是我的，我自然有權力決定誰可以住，誰不可以住！清樂是我從前答應過你們要照應他的，但是你們，我絕不允許住在這裡，尤其是周清平！你們現在不是有錢嗎？自己去買一處宅子吧。」

周世顯氣得伸手指著她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

王翠花反應更快，當下滾在地上哭喊道：「這個沒良心的兒媳婦，死了丈夫就翻臉不認人，肯定是在外頭有了人，竟霸占著屋子，要把公婆趕走。天殺的，這等毒婦，竟沒人能處置嗎？」

周世顯也無賴起來，又坐回椅子，冷笑一聲說道：「妳的宅子？那妳去報官，讓官爺來抓我們走呀？看官爺會不會抓我們！」

王翠花一滯，有些害怕的看了眼周世顯，心想要是官爺真的來，把他們抓進牢裡可怎辦啊。

蘇瓊瑤一愣，沒想到周世顯也會耍無賴，這倒是難對付了。

王翠花一看蘇瓊瑤，立刻明白蘇瓊瑤自己也底氣不足。當下爬起來一插腰，說道：「哼，對，我們就在這裡，有本事妳去報官啊。」又指著蘇瓊瑤後頭的紙鳶說道：「妳，還不快去給我們收拾屋子！今兒且先收拾一間屋子出來，明日再好生挑……」

蘇瓊瑤氣得發抖，正要開口，卻聽紙鳶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哟，倒不知道是哪裡來的村婦，竟敢使喚起我來了？妳可知道，我從前可是伺候小林將軍的，是將軍看周少夫人受傷了，這才讓我來照顧一二，你們又算哪根蔥哪根蒜呀？」

王翠花愣了，支吾道：「什麼、什麼嘛，妳現在是她的丫鬟，我是她婆婆，妳自然該伺候我……」

紙鳶像看白癡一樣打量她，冷哼道：「還真把自己當個人啊，咱的主子是堂堂小林將軍，妳算個什麼東西？真以為小林將軍待妳好，你們便能蹬鼻子上臉了嗎？果真是小地方出來的人，一點規矩都沒有。將軍賜給誰，那便是誰的，這宅子是賜給少夫人的，那便是她的，跟你們沒有半毛錢的關係，若是讓將軍知道了，動怒了，妳可知道後果？」

王翠花聽她這般譏諷，卻也不敢生氣，只猶豫的拿眼睛看向周世顯。

周世顯也未曾見過世面，此刻又驚又懼，態度立馬緩和下來，對著蘇瓊瑤說道：「瓊瑤，怎麼說咱們也是一家人，你們走了，娟兒還小，總不能沒人照料吧……」

蘇瓊瑤在一旁細細打量紙鳶，算是明白了，難怪她一直覺得紙鳶似乎不服氣，原來這個紙鳶從來不拿自己當她的丫鬟，認為她總有一天會回林墨卿身邊去，但是周清安怎麼會拿林墨卿的丫鬟來送給她？而且這個世道不是孝道很重要嗎？怎麼從紙鳶口裡說來，有將軍在，她就不用顧及孝道似的？

不過也算幫了她的忙了。

蘇瓊瑤回過神，便聽到周世顯的話，只笑了一聲說道：「爹說笑了，我說過的，娟兒既然稱呼我一聲娘，自然是我在哪裡，她在哪裡……再者，我可不放心她跟爹娘在一起了。」

周世顯愣了片刻，問道：「難不成你們都走了，就留幾個丫鬟在家裡享福？」

蘇瓊瑤好笑的看著他說道：「說什麼呢，家裡一共三個丫鬟，自然是要跟我一起走的。至於這個宅子，東西也不多，我直接鎖起來不就行了。這可是荷香縣，不是溪坡，雞鳴狗盜的事情可不常見哦。」

周世顯噎了片刻，只說道：「瓊瑤，我與妳娘也趕了這麼久的路，妳安排個地兒我們歇息一晚，明兒我們再回去。」

王翠花瞪大了眼睛道：「什麼？你要回去？不，我不走，我就不走，這是我兒清安的房子，憑什麼這個小賤人一個人霸占了？」

紙鳶立即說道：「不走？好啊，趁早別走，留下等著人來抓妳吧。我從不知竟有人敢違逆將軍的意思呢！」

周世顯趕緊拉住王翠花，說道：「怎會？怎會！我們明兒就走，就是過來看看孩子，明兒就走。」

紙鳶這才看向蘇瓊瑤，端正了態度，恭敬說道：「夫人，這是您的家事。」

蘇瓊瑤心中好笑，平時都沒見紙鳶對她這般恭敬呢，便也作出一副主人的樣子，說道：「清樂，這麼晚了也不好收拾，你看能不能把書房給爹娘歇息一晚？」

周清樂額頭全都是汗，一邊是爹娘，一邊是敬重的二嫂，私下裡他自然贊同二嫂的意思，可是他也不敢表示出來啊。此刻見事情解決了，才趕緊說道：「自是不能讓爹娘睡書房，今晚我睡書房，他們睡我的房間便好。」

到了夜晚躺在床上，王翠花看著寬大的房間，舒適的床鋪，雖說很簡樸，仍比溪坡那破舊的屋子不曉得好了多少倍。

她不甘心問道：「咱們明兒就這樣回溪坡？這房子本該是咱們的，蘇瓊瑤那個賤婦！」

周世顯皺著眉頭說道：「她再怎樣也是我們兒媳，妳不要說得這麼難聽，沒教養。常言道，官大一級壓死人，更何況我們不過是庶民，那個將軍可不是我們能構得上的，妳也見過他了，那通身的氣度……他雷霆一怒，也不是妳能承受的。」

王翠花哼了一聲，又貪婪的摸著床上的褥子，露出失望之色。

周世顯又道：「妳也不要不高興了，清樂好歹還住在這裡，等以後她想再嫁，咱們再把這房子弄回來。」

王翠花心思一轉，也對，若是蘇瓊瑤要再嫁，這房子是將軍看在清安身死的情況下給她的，她自是不好意思帶到下一個婆家。若是蘇瓊瑤不再嫁，等她死了，這房子總歸是留給周家後人的，清平清樂，只要誰生了兒子，這房子自然歸他們。

她終究還是不甘心的說了句，「可惜要等那麼久，到時候咱們都不在了。」

又過了九日，相關的文書與通關文牒都到了荷香縣，新任縣令已經到了，陶大人也可以帶著家眷前往京都了，蘇瓊瑤三人自是跟他一起前去。

因著天兒熱，等了小半月，到七月底才出發。

蘇瓊瑤帶著周娟及三個丫鬟乘坐一輛馬車，陶大人由他的侄子護送他上京，所以周清樂便與他兩個侄子同乘一輛。

這古時候的馬車與現在的不一樣，它完全不減震，而這一路上很多地方連整齊的土路都沒有，坐得蘇瓊瑤暈暈乎乎的。

三個丫鬟卻很興奮，一路嘰嘰喳喳說個不停。主要是活潑的小蓮在說，小荷有點膽小，時間長了見蘇瓊瑤態度很溫和，而且饒有興致的樣子，便也歡快的加入討論的行列。

不過她們也算懂事，見著蘇瓊瑤或周娟精神不好時便不出聲。

初初紙鳶尚且還端著，架不住兩個小的妳一言我一語的追捧，倒也開懷的講了不少幼時的趣事。

蘇瓊瑤默默聽著，大致瞭解了，她應當是出身貧家，並非林家家生子，可是後面一直講到她十四五歲的生活時，蘇瓊瑤心中有些詫異，難道她很大了才賣身為奴嗎？

她於是開口問道：「那妳是什麼時候做了小林將軍的丫鬟呢？」

紙鳶面上一抹紅暈，略有些扭捏，片刻才道：「我家住在悅城外的一個小山村裡，去年年初，大漠進軍悅城，小林將軍追敵的時候受了傷，被我爹給救了……後來一直是我照顧他的。他傷未好全便得回悅城，林將軍見我利索，便買下我做小林將軍的貼身丫鬟，一直伺候他……」蘇瓊瑤這才明白，原來這紙鳶是周清安的丫鬟，不是林墨卿的丫鬟啊。那清安把她給自己，是因為太放心這丫鬟，還是當個燙手山芋拋給自己？

瞧她這樣子，卻是對清安情根深種的模樣了，卻是不曉得清安知不知道，想著想著，蘇瓊瑤心中有些酸楚，她的清安，竟然也惹了桃花回來。

第二十一章 是誰的情敵

九月中，他們總算到了京都，城門口排了長隊進城，似乎守城兵衛管得極其嚴格。

蘇瓊瑤掀開窗簾看了看外頭，來來往往的百姓很多，進出都需要嚴查。

陶大人使了從人往前，想遞通關文牒，讓他們先過去。

然而隨從沒一會便回來，說道：「那兵衛不讓，說是得按順序，一個一個來……」

陶大人看看天色，頗有些發愁，他入京也才是從五品，家中無蔭庇，朝中能說得上話的人也不會來管入城這等小事情的。

正發愁著，急匆匆走過來一個守城官，高聲喊道：「荷香縣令是哪一位，荷香縣上來的是哪一位？」

隨從急忙迎上去行禮道：「是小人的老爺，在這邊。」

那守城官看了看通關文牒，點點頭說道：「行，跟我過來吧，咱們大人讓你們先過來。」

前頭的老百姓見到是官老爺的車駕，都自動讓開一條路，面上沒有絲毫不滿，顯然是習慣了的樣子。

倒是一旁另幾輛一起的馬車，過來一名婆子問道：「大人，大人，奴婢家也是縣令家眷，怎的他們能先過去，我們要在這裡等啊。」

那守城官帶著鄙視的目光審視了她一通，哼了一聲說道：「讓你們排隊就排隊候著，多什麼話吶？人家是世子爺親自來接，你們要是上頭有人，咱們大人發話，我自然也得讓你們先走。」說罷，逕自走了。

一旁的大小官員家眷及普通百姓們聽了這話，面上更加恭敬了，路讓得更寬，讓陶大人一行這個隊插得更順暢些。

到了城門口，那守城官吩咐兵衛好生檢查，又回頭問道：「聽聞要面聖的兩位是同你們一道來的？在哪裡？」

陶大人忙讓隨從去喊蘇瓊瑤與周清樂。

守城官對著蘇瓊瑤與周清樂等人，態度更為恭敬，堆滿了笑說道：「請跟我過來。」

走沒多久便到了一間宅子，看起來像是兵衛們歇息的地方。

紙鳶三人被攔在外頭，不允許進去，蘇瓊瑤則拉著周娟的手走在前頭，周清樂緊緊跟著她們。

不多時便看到一個身著官服的中年男子，只是她不熟悉官制，也看不懂官服。

中年男子笑著自我介紹，「你們便是荷香縣來的能人吧，我是禮部左侍郎沈慶，此次便是過來安排你們食宿以及入宮面聖的。」

蘇瓊瑤不大懂這個侍郎是多大的官，但是看他的氣度以及穿著，應當不是個小官，他們不過是鄉村來的庶民，本以為不過是個辦事的人來接待，倒是沒想到如此受重視。

很快她就明白了，那後頭坐的正是岐山王世子齊景辰。

想來正是因為齊景辰來接他們，所以禮部才如此重視的吧。

不過齊景辰也不看他們，只皺著眉看向窗外。

蘇瓊瑤忙帶著兩人上前見禮，「世子爺安好。」

齊景辰依舊是那副傲慢的樣子，從鼻子裡「哼」了一聲。

蘇瓊瑤心下好奇，怎的半年未見，這個世子爺似乎比從前更冷淡了？但想想又覺得或許人家今天遇到什麼事情不高興了呢。

沈慶又接著說道：「本來應當是禮部安排你們食宿，不過正好世子爺有一處舊宅子無人住，又與你們是舊識，便擔了下來，倒也讓我們禮部省了事。你們且先跟著世子爺去宅子處休息，待明日，我會安排宮裡來的嬪嬪教授禮儀，等選好了日子便會安排你們入宮。」

蘇瓊瑤抬頭看向齊景辰，他很快的掃了她一眼，略略點點頭，表明沈侍郎所言非虛，卻仍是一言不發。

蘇瓊瑤忙謝了那沈慶，又帶著兩人候在一旁。

沈慶對著齊景辰說了諸多客套話，方告辭先行離去了。

齊景辰懶洋洋的起身，又掃了他們一眼，說道：「走吧。」

三人忙跟在後頭，一起出了這小院子。

外頭候著的紙鳶三人，見到齊景辰都看傻眼了，只曉得呆呆的看著，她們從未見過這般容貌絕倫的男子，忍不住想著，自己是不是看到了天上的神仙，怎麼會這麼好看？

齊景辰冷哼一聲說道：「蘇氏，這是妳的丫鬟？果真如妳一樣，這般無禮。」

三人忙低下頭，不敢作聲。心道這人雖然容貌甚美，卻是兇得很。

蘇瓊瑤看了三人一眼，說道：「世子爺盛顏，荷香縣人人見到你都會如此感歎。如今回了京都，竟然不習慣了嗎？我這三個丫鬟都同我一樣來自鄉野，不曾見過什麼世面，自是對你這容貌稀罕得緊呢。」

本來她這一通譏諷，以為齊景辰會生氣，怎麼著也會指責她一通，沒想到他突然鬆開緊皺的眉頭，像是聽到什麼愉悅的事情一般，嘴角勾起一絲笑容來。

她自是不知道，齊景辰聽到她說對他的容貌稀罕得緊，心中頭一次對自己的容貌竊喜，又細細想了一番，那林墨卿，不管真假，容貌都是不如自己的。這樣想著，他心裡就格外的高興，更是覺得這婦人定是認為兩人身分懸殊，才不敢對自己起心思的。

只是很快他便洩了氣，警告自己，這個婦人嫁過人且不說，她與那真假林墨卿的關係絕不一般，墨卿是自己的兄弟，若那人真是墨卿，自己自是不能做出那種奪人妻的事情，若不是……

若不是，那他是誰？

本來他是不準備管這件事情的，但是左思右想，一方面覺得那個婦人人生地不熟，來這裡若是無人照拂，肯定是會受欺負的，自己好歹與她同住一個宅子幾個月，也不能這般絕情吧。可又想著，她與自己非親非故，她受人欺負關自己什麼事情？

所以一拖再拖，一直到昨日得了消息，說是他們今日入京，方想到周清樂那小子好學上進，一心為民，若是自己多提攜提攜，將來說不準岐山王府能多個幕僚呢。對，就是這樣，還是得去照拂照拂他們，再加上怎麼說墨卿也是自己兄弟嘛，墨卿不在，自己代他做做事也沒什麼要緊的。

蘇瓊瑤不知道齊景辰的內心戲，她只覺得很奇怪，這個世子爺看起來並不像是熱心助人之人，怎麼會肯主動出來照拂他們？

齊景辰走到馬車旁邊，回頭看看他們說道：「倒是沒想到妳會帶著丫鬟過來，我也沒準備，妳們自己與丫鬟擠一輛車吧，清樂就跟我一輛好了。」說罷先上了車。

周清樂有些害怕，卻還是鼓著勇氣上了車。因他心中崇拜面前這個長得俊美武功又高的男人，有心想要看一看，但又想起他責怪丫鬟們盯著他瞧，便只能按捺住內心的激動，畏畏縮縮的坐在角落裡也不作聲。

齊景辰倒也不奇怪，這個周清樂向來膽子小，遇到屁大點事就恨不得立馬趴在地上抱住自己的腳。

蘇瓊瑤上了馬車後有些驚訝，這馬車可比她們一路上京，陶大人安排的馬車要豪華大氣得多了，但在齊景辰嘴裡，竟是覺得她們五個人坐會擁擠？果然有錢人的世界她不能理解。

馬車一路前行，果真京都的康莊大道不是別的城市能比的，一點都不顛簸。這馬車也舒服極了，座位上都是厚厚的軟墊，又有皮子鋪在上頭，一點都不熱。

行到一半，卻聽到旁邊一個高昂的女聲喊道：「那不是我家的馬車嗎？」

便聽見馬蹄聲幾下竄到前頭，兩輛馬車都停下來。那女聲歡快的喊了聲，「哥，你幹麼？」

齊景辰無奈的掀開車簾看了她一眼，說道：「璧月，父王說過了，京都城內不可縱馬，妳可記得？」

齊璧月噘著嘴巴下了馬，三兩下竄到馬車上，齊景辰阻攔不及，她已經上來了，正對著周清樂。

周清樂彷彿受驚的小鹿一般，一下子縮到齊景辰身邊，支支吾吾想打招呼，又不知道如何稱呼面前這個世子爺的妹妹。

齊璧月好奇的打量著周清樂，問道：「哥，這個膽小鬼是誰？」

周清樂挺了挺胸脯，似乎想說自己不是膽小鬼，但是又看著面前這少女銅鈴般的圓眼，手中還拿著一根馬鞭，他弱弱的軟下去，恨不得依到齊景辰懷裡。

齊景辰早就習慣了周清樂的雛鳥樣，也不吃驚，只淡淡的說道：「妳下去，我這裡有外男，妳……要麼去後頭與那個……那個女子同坐，要麼還是騎馬吧。」

齊璧月聽了這話，反而立即坐好了，說道：「什麼外男，就這個膽小鬼啊？切，身量都沒長齊全呢，多大啦？有十二歲了沒？」

周清樂又挺了挺胸脯說道：「我十四歲了！」說完又縮縮脖子，見齊景辰沒推開他，便鶉鶉似的縮在他身旁。

齊璧月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比我小一歲，真是……看不出來呢！」

她彷彿掐著嗓子說出來的話讓周清樂不滿極了，然而他膽子小，什麼也不敢說。

齊景辰歎了口氣說道：「妳也知道妳十五歲了？不小了，妳下去，去後頭那輛車上坐吧。」

齊璧月狐疑的看了他們一眼，問道：「哥，你都二十二了，還沒訂親……難道你……」

這話一說完，周清樂卻是聽懂了，他一下子彈起來，又回到車門的角落裡坐好，一臉驚恐的看著齊景辰。

齊景辰一個冷冷的目光拋向齊璧月，眼中的含義不言而喻——妳再胡說，我就把妳丟出去！

齊璧月跳起來推門就跳下了馬車，留下一陣銀鈴般的笑聲。

齊景辰扶額說道：「別管她，就是個瘋丫頭，把門關好，準備走了。」

周清樂這會兒也想明白了，就算世子爺喜歡男人，也不會喜歡他。沒見到平時世子爺是怎麼視他為無物的？他默默的關好車門，默默的坐下不作聲。

齊璧月站在馬前看了看，要是騎馬回去，哥哥肯定會告訴娘，娘又要說她沒教養了，說不準還會告訴爹，爹可是會拿家法揍她的呀……

啊，為什麼給自己找麻煩呢，哥哥都沒看到她，她還要伸出小辮子讓他揪？

她將馬鞭遞給僕從說道：「將馬趕回馬場，我坐馬車回去。」回頭又上了蘇瓊瑤的馬車，推門一看，竟有五個人。她頗有些好奇的問道：「怎麼這麼多人？聽我哥那麼說，還以為就一個人呢！」

她挨著紙鳶坐下，打量了眾人一通，瞧著蘇瓊瑤的裝束模樣最好，看著也大一點，便對她說道：「我叫齊璧月，是齊景辰的妹妹。妳們是誰？」

蘇瓊瑤微笑點頭說道：「齊小姐，我是荷香縣村婦蘇瓊瑤，因種了一種新式水稻，被皇上太后宣召。這是我女兒周娟，她們是……小林將軍贈予我的丫鬟。」

齊璧月臉上突然露出一絲紅暈，看得蘇瓊瑤有些詫異，但她很快便恢復正常，爽朗的笑道：「原來種出那種高產水稻的是妳啊，我還以為會是一個六十來歲的老爺爺呢！」

不知道的人都會這麼想，只是沒人會像她這般大刺刺說出來。

她又看看周娟，笑道：「而且妳這麼年輕，看著也沒比我大多少，竟然女兒都這麼大了？」

蘇瓊瑤淺笑，並未解釋，只拘謹的說道：「我們是小地方上來的，也不大懂禮儀，還望齊小姐莫怪。」

嘴上這麼說，心中倒是有種鬆口氣的感覺，這齊姑娘很好相處的模樣，若是京都女子都是這般爽朗可親，倒也很好。

齊璧月滿不在乎的說道：「無事無事，我呀，最是討厭那些規矩禮儀了，偏偏我娘整天要我學規矩，唉，真發愁。」

蘇瓊瑤沒接話，齊璧月這話讓她明白了，原來面前這人是個異類，京都很少有女子像她這樣活潑……還真是可惜。

一行人很快便到了齊景辰那舊宅，說是舊宅，卻比荷香縣的嚴府還要威嚴許多，也大了許多。

老管家過來行禮說道：「少爺，這邊的宅子都已經收拾整齊了。」

齊景辰點點頭，指著蘇瓊瑤與周清樂說道：「這兩位及那個孩子便是要住進來的，那三位是她的丫鬟，你安排一下便是了。明日禮部會安排嬪嬪過來，過幾日他們會入宮的，莫要怠慢了。」

老管家一點頭，旁邊站著幾個大漢與婆子，卻都是一副傻眼的模樣。

蘇瓊瑤見齊景辰沒有要進去的意思，便跟著老管家往裡走，走到那些婆子身邊才反應過來。這些人是來幫他們搬行李的，但是他們一人一個包袱，再多的就是清樂背上那個竹筐，裡頭放著他的書本，根本不需要人來搬行李。

齊璧月在後頭嚷道：「哎哎哎，哥，他們來了，你不請他們吃頓飯嗎？」

齊景辰瞥了她一眼，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不了，我還有要事……」

齊璧月瞪他一眼，「你能有什麼要事，你不是說今日請假了嗎？」

蘇瓊瑤回頭看了他們一眼，心想難道這齊景辰是為了接他們才請假的？

齊景辰抿著唇，遲疑片刻才道：「不錯，我約了友人吃飯，自是無法同他們一起，而且……」

齊璧月打斷他的話，「什麼友人？哪位友人？我怎麼不知道？」

蘇瓊瑤好奇的看著這對兄妹，這位世子爺平日拽得不行，沒想到他這妹妹更不遑多讓，竟是一絲下風都不肯落的。

齊景辰突然一笑，上前兩步走到蘇瓊瑤身邊，又伸手招呼齊璧月說道：「還沒有給妳們介紹呢，這是我妹妹晗月郡主，她的未婚夫婿你們也認識，便是小林將軍林墨卿……」

齊璧月又帶著羞色嗔道：「哥……你說這個幹麼呀？」

齊景辰帶著微笑又道：「墨卿是我好友，將來又是我妹婿，我自自然高興。妳也無須害羞，她是已婚婦人，過來人又怎會笑話妳？」

齊景辰生得好看，這樣莞爾一笑，倒讓蘇瓊瑤想起了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」這句話……呃，當然，這麼形容一個男人好像不是很合適。

等等，這郡主是林墨卿的未婚妻？而且齊景辰從前與林墨卿認得，兩人還是好友？

這麼說在荷香縣時齊景辰就看出來清安不是林墨卿了，難怪他會把周世顯夫妻接過去！那現在呢？他故意當著自己的面說這些是為什麼？

齊景辰自是看清楚蘇瓊瑤眼睛裡閃過一絲的異樣，不管如何，林墨卿是有婚約的，那個假的林墨卿若是想頂著林墨卿的位置，勢必得放棄感情，否則，蘇瓊瑤這般自強的人，恐怕也不會給他做妾吧。

他不拆穿假墨卿，不過是覺得那人也是正直的人，只怕是邊防出了什麼問題，如今戰事不明，不是追究這個的時候。更何況林將軍對自己的兒子肯定比他這個好友更瞭解，這其中必有內情。

齊璧月羞怯的睨了哥哥一眼，又看著蘇瓊瑤說道：「那……你們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擾你們了，改日再來找你們玩啊。」

她轉身要走，卻見周清樂死死盯著她，氣鼓鼓的樣子，似乎很不滿意，她莫名其妙的問道：「你做什麼這副模樣？我惹到你了？」

周清樂只當小林將軍是自己哥哥，如今聽說這個瘋女人竟是哥哥的未婚妻，他怎能接受得了，他的嫂子貌美如花，溫柔善良，能幹大方，豈是面前這粗魯的女人能比的？

但他也不敢直接說出來，只抿著嘴偏過頭去不理她。

齊璧月樂了，伸手去摸摸周清樂的頭髮說道：「嘿，你這個膽小鬼，竟然也有脾氣嘛，倒沒想到，你比我小，卻比我高呢！」

周清樂跳開一步，憤怒的看了她一眼，又弱弱的說道：「我、我是比妳高，我長高了，妳……妳怎麼能摸我？男女授受不親妳不知道嗎？」

齊璧月哈哈大笑兩聲，「那也得是男女啊！你還是個孩子呢，乖，下次姊姊帶糖葫蘆給你吃。」周清樂委屈的睜著小鹿一般的眼睛看了她一眼，決定不理她，默默的轉身跑到大門內站著。蘇瓊瑤禮貌的笑了笑，跟兩人道謝之後便跟著老管家準備進去。

就在回頭的一瞬間，她看到紙鳶眼帶妒色瞧著齊璧月，心中咯噔一下，皺了皺眉頭，雖然她並不覺得身分地位有什麼重要的，但是人家齊璧月是小林將軍的未婚妻，顯然是過了明路的。而這紙鳶且不說搞錯了人，清安壓根沒對她有表示，她就這般嫉妒人家未來的正頭夫人，這不好吧？

她面上也不顯，只喊了句，「紙鳶，我的行李都拿好了嗎？」

蘇瓊瑤與周娟在一個院子裡，倒也沒另外安排丫鬟，只幾個粗使婆子做些粗活，小荷小蓮已伶俐的將東西都收拾好了。

蘇瓊瑤抬眼瞧著紙鳶依舊魂不守舍的樣子，便揮手讓小荷小蓮帶周娟去休息，方對她說道：「我們如今到了京都，是別人的地方，這是別人的宅子，妳這個樣子是給誰看？」

紙鳶嘟著嘴說道：「我比不上她那輕狂樣兒，小林將軍多麼高貴一個人，怎麼會有這麼無禮的未婚妻呢？」

蘇瓊瑤冷聲說道：「我不管妳以前是不是這麼口無遮攔，妳給我記住自己的身分。晗月郡主豈是人人能編排的？再說了，小林將軍的親事，還輪不到妳我來置喙，若是被人知道了，怕是小林將軍都保不了妳！」

倒不是她真願意拿身分說事，實在是這紙鳶不像話，縱使她一個現代人也看不慣，再說了，紙鳶這般不懂事，若日後衝撞了晗月郡主，倒楣的還是她，所以她才出口教訓幾句。

紙鳶心中不忿，卻也不敢再言語，賭著氣，委屈的站到外頭去了。

一直到晚上要歇息的時候，周娟輕輕走進來，看著蘇瓊瑤問道：「娘，紙鳶姊姊為何那副樣子站在外頭？妳處罰她了嗎？這樣……被人看到是不是不好啊？」

她是擔心別人說娘對旁人很兇。

蘇瓊瑤皺了皺眉，說道：「由得她，難不成還要我去哄她？」

她心中琢磨著，等回了荷香縣，立馬讓清樂寫信給清安，把這莫名其妙的紙鳶送走。

紙鳶獨自站在外頭，見蘇瓊瑤也不來勸她，心中更是委屈。她本是小林將軍的貼身丫鬟，卻跑來照顧什麼勞什子村婦，這村婦竟還真拿自己當主子了？哼，也不看看她是誰的丫鬟，以後回了將軍身邊，一定要叫她好看。

半夜風大，她縮縮脖子，委屈的看了看早就熄燈的屋子，眼淚忍了半天才忍了回去，轉身回了房間。